

序 \ 卡夫卡松鼠

松鼠回家的時候，爸爸已經在家了。

她踮腳轉開鑰匙，爸爸在門後等著她，她揉揉眼睛，玄關和盆栽都沒有變，下午的陽光也和前一天沒有絲毫不同，但爸爸像大太陽下的熊貓雪糕，形狀一點點地歪斜，她想爸爸是不是太熱，所以像雪糕一樣溶化了。圓下巴垮了下來，變得軟軟厚厚，皮膚也漸漸變得黑黑灰灰，看起來滑滑的，她忍不住想伸手去摸，爸爸卻突然轉身，「我買了布丁喔。」

松鼠吃著布丁，餐桌對面的爸爸已經不像原來的爸爸了，用扁扁的鰭拿著湯匙，鼻子大大腫腫，好像整張臉最重要的器官就是鼻子，小圓眼睛埋在皮膚的皺褶裡，吃布丁時會露出兩顆長長的門牙。

「學校好玩嗎？」聲音還是爸爸的聲音，爸爸卻變成一隻胖大的怪物了，坐在椅子上，沒什麼精神地舀著布丁。她突然想看看爸爸的腳變成什麼樣子。她彎下腰，偷偷瞄向爸爸的腳，爸爸的腳看起來像胖美人魚的尾巴，爸爸這麼胖，就算變成很胖的美人魚也不奇怪，但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美人魚，尾巴沒有鱗片，是老鼠那樣髒髒的黑灰色。

「湯匙掉了嗎？爸爸幫你撿。」

「我腳很癢，抓一下。」

「最近蚊子好多。爸爸明天去買水煙。」

「什麼是水煙？」

「一個會冒出白煙的小盒子，讓蚊子在房子裡面迷路，走失不見。」說完，爸爸從巨大的鼻子裡啾嚕嚕噴了一口氣，爸爸還沒有發現自己變成怪物，要是照到鏡子，大概會很傷心。松鼠看著爸爸，豆子般的眼睛映出她的樣子，像看不見盡頭的隧道。

「你今天好早回家。」松鼠吃完布丁，把湯匙和布丁杯洗乾淨，圍上圍裙，準備煮飯。

「不要煮了，我們去外面吃吧。」爸爸站起來，擺動尾巴往外走。松鼠停在原地，看著爸爸的背影，肥肉垮垮地堆在腰間，「我不要吃自助餐。」

「不然，去吃漢堡牛排？」

她遲疑一會，走過去握住爸爸短短的鰭，好像不如此，爸爸就會從鼻子裡噴出煙，煙散去時，他就消失了。爸爸的皮膚摸起來粗粗的，像磨金屬的砂紙，比磨木頭的更細一些，但還是有點硬。她本來以為爸爸摸起來像是海豚，有點濕濕的，卻乾燥而溫熱。

她牽著爸爸，像牽著一個灌飽氣的氣球。她第一次看到會飄的氣球，是某個星期天，媽媽帶她去動物園，外頭小販牽著一整座氣球森林打哈欠，像動畫裡的天空之城，氣根垂下，到了小販手中，就是一個氣球。她看得呆了，於是媽媽從小販手中接過一個氣球，遞給她，松鼠一手緊緊抓著那根線，另一手緊緊牽著媽媽，她覺得自己變得很輕，風大一點，她就擔心兩手的東西都被吹跑，自己也跟著飛上天去。媽媽捏捏松鼠汗濕的手。

天還沒暗，兩人就已經站在店門口了。店裡空空的，門自動打開了，爸爸一個人佔了兩人份的沙發座。一隻手把菜單放在她面前，她作勢翻翻，一會，又被那隻手收回，爸爸點菜，手從空氣中掏出鉛筆寫下來。她去拿玉米濃湯時，撞到一雙腿，她看著那雙腿的西裝褲和皮鞋，直到對方邁步走開，沙拉盤飄在空中。松鼠回到座位，餐點已經上桌。爸爸只吃沙拉，喀啦喀啦地啃生菜葉，松鼠切著面前滋滋作響的荷包蛋和蘑菇醬漢堡排，用叉子叉好，遞給他。爸爸搖頭，她決定自己吃掉。

她轉頭看其他桌切牛排的手，沙拉吧前有很多雙腿走來走去，深吸一口氣，「我不想去學校。」

爸爸放下啃一半的葉子，喝了一口可樂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他們說我是輻射人。老師也說核廢料汙染蘭嶼。」她說，「他們都不懂。」

這樣呀，爸爸說著，自顧自點頭，又啃起葉子。

「那你明天想做什麼呢？」直到她開始吃冰淇淋時，爸爸才說話，松鼠歪頭想了想，好像沒考慮過這件事。

「早點睡覺，明天去博物館好不好？」

松鼠點頭，爸爸用短短的鰭摸摸她的頭，笨重地站起來，一扭一扭往外走，松鼠跟上去，握住爸爸的鰭，她想著爸爸的皮膚摸起來像什麼，比起蠶寶寶，好像更像桑葉。回家路上有很多雙腿經過她，她一一觀察他們的鞋子，爸爸的尾巴尾端是圓形的，和海豚、鯊魚都不一樣。

松鼠在爸爸的車上睡著了，爸爸停好車才叫醒她，本來想看爸爸怎麼踩油門的，但她太矮，看不到爸爸的尾巴在駕駛座下面做什麼，只依稀記得路上好像有看到海。停車場外密密種著木麻黃，木麻黃後的景觀被鐵皮層層圍住，她踢著木麻黃的小毬果玩，爸爸牽她走過鐵皮圍籬，走進一棟外覆白色紗帳的建築，似乎還在施工。

很久以前爸爸也曾開車帶她和媽媽到海邊去，爸爸奮力撐開大陽傘，鋪上野餐巾，媽媽幫她擦上防曬油，她記得媽媽纖細的指節，那雙白得發亮的手魔術般變出果汁、三明治和濕紙巾。那好像是他們第一次三個人一起出門，爸爸慎重地請路人拍了照片，背景是正方形的綠房子，上面有高高的藍煙囪，畫著白色的雲。

照片被媽媽仔細地裝進相框，擺在電視旁邊，爸爸說，要是很久沒看到他，可以看看照片。她盯著人像後的房子和煙囪，想爸爸都在裡面做什麼。媽媽給松鼠買了一條粉紅色的小圍裙，教她為自己繫鞋帶、洗衣服、煎漂亮的荷包蛋，等松鼠學會，媽媽就不回家了。照片還是擺在那裡，爸爸說，我們背後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核電廠喔。

沒關係的，松鼠想，還是可以看到爸爸和媽媽，只是間隔的時間久了一點。她的煩惱只有長高的速度太慢，離書架最高處總差了一截，還有打掃時，覺得房子好像變得特別大。

兩雙穿高跟鞋的長腿從櫃檯後小跑步追上他們，啊，是，來參觀的，謝謝，爸爸說，那兩雙腿彎曲，有白色領口的手遞給松鼠一隻布偶，松鼠看不出是什麼布偶，手對著她搖了搖，兩雙腿又喀喀地走了，留下滿室回音，和地板上光亮的倒影。松鼠覺得博物館看起來好像醫院，冷氣吹得她打了個哆嗦，大廳兩側的電扶梯一動也不動，展覽品也是，她覺得它們都站著，靜靜看她。松鼠唸出橘色標牌的字句：「核、電、廠、的、構、造」，默默往外走。

爸爸一擺一擺地拖著尾巴，用一圈一圈的游泳圈擋在她面前，以前爸爸總這樣開玩笑，但現在他真的有了，像輪胎一樣，把爸爸丟進游泳池，應該會浮起來吧。

「怎麼了呀？」松鼠沒有說話，把雙手收到胸前，看著爸爸的大鼻子，變成怪物的爸爸眨了眨埋在皺褶裡的圓眼睛，用鰭搓了搓滿是鬍鬚的鼻子，呼嚕嚕的噴了一口氣，湊到她耳邊，「告訴你一個秘密，爸爸不是在核電廠工作，是鯰魚發電廠的工程師。靠著很大的鯰魚不斷打滾來發電。」

松鼠愣愣地看著爸爸，「人從古老的地層裡把會產生地震的大鯰魚挖出來，放進汽輪機，溫度高的時候鯰魚會翻滾，推動汽輪機發電，如果鯰魚溫度太高，就會煮熟，所以要引進海水，幫鯰魚降溫……」

松鼠伸出短短的手，踮腳想握住爸爸的鰭，爸爸稍微彎下腰，在腹部擠出更多皺褶，讓她牽著回到展間。大廳很空曠，松鼠先被遠處堆置的黃色汽油桶吸引，然後是更近一些的圍阻體模型，露出粗硬的鋼筋和厚厚混凝土，她身邊的輻射偵測器嗶嗶叫，爸爸眯眼盯著展版上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松鼠看見好幾雙腿圍著最遠最遠的一個大柱子，飄浮在空中的頭全都仰視那正動著，發出閃電藍光的機器。整個大廳都被光線充滿，那些人看起來好小，遠處的松

鼠，對照那柱子，也變得好小。好厲害呀。松鼠退後兩步，壓到一個按鈕，工安影片播放，螢幕中穿著灰色隔離衣的人為松鼠和爸爸介紹核電廠的構造。

爸爸指著一個轉動的大滾筒，你看，鯨魚在那裡面。松鼠貼著螢幕，仔細觀察。她問爸爸，要是鯨魚跑出來怎麼辦？

有很多裝置防止鯨魚跑出來，只有每年的檢查才會打開。

那鯨魚都吃什麼？

用過的燃料丸。從水管裡面放進去。

爸爸帶著松鼠按下按鈕，點亮一零一大樓的模型，你看，只要零點三顆燃料丸就可以點亮這麼高的大樓喔。如果溫度太高，鯨魚翻滾得太厲害，就要打開水閥，讓生水池的水注入汽輪機裡面，殺死鯨魚。

松鼠點點頭，「死掉的鯨魚是不是都會被放在蘭嶼？」

爸爸眨了眨眼睛，鼻子抽動一下，鬍鬚也隨之擺動，「對，你很聰明。」

她和爸爸在大廳裡繞了一圈，又回到柱子前面，陽光從天頂的窗灑落下來，柱子很高，每個零件都完美地對稱，上面立著許多管狀物，爸爸放開她的手，挺直腰背，抬起頭看著柱子頂端，爸爸拉過她，指著她幾乎看不見的最高處，說，你看，鯨魚就在那裏面。她把頭抬得很高，卻還是看不見鯨魚所在的滾筒，爸爸無奈地擺擺尾巴，伸出鰭，松鼠感覺自己被爸爸拉了一把，回過神已經坐在爸爸肩膀上了。爸爸的肩膀滑溜溜的，松鼠得抱住爸爸的短下巴，才不至於從爸爸溜滑梯一樣的背上滑下去。

高跟鞋喀喀喀跑過整個大廳，一隻手按下松鼠面前的按鈕，這邊有個三分鐘的影片，請觀賞看看。

柱子突然活了，松鼠差點從爸爸背上摔下來，一陣藍光閃過，搭配溫柔女聲解說，柱子中間的管風琴倏地演奏起來，燃料棒有節奏地上下移動，發出嗡嗡聲——對，那是管風琴，松鼠在小小的心裡叫道，明白這穹頂、閃光和高聳的柱子，為何被選來陪襯二分之一的反應爐模型。對稱、幾何、光線，還有盯著柱子時隱隱覺得天花板越來越高的感覺，一定都是天上降下的禮物。

「真漂亮。」在管風琴停止演奏後，博物館的一切都敬畏地停止了聲息，怕損壞這份靜默，爸爸揹著松鼠，用很輕的聲音對自己說。

松鼠本來以為教堂是媽媽的東西，手握著手，只能安靜的時刻，原來爸爸也有，她今天聽見鯨魚的詩歌了。

她輕輕鬆開手，從爸爸的背爬下來，小心不踩到爸爸的尾巴，站在爸爸身旁，看著大柱子。真正的反應爐一定比模型更大更厲害吧，松鼠打從心底羨慕爸爸，她也想當工程師，想像自己能日日看著機械規律運轉，使她感到幸福。直到爸爸輕拍松鼠的頭，她才回過神來，「下次還想再來嗎？」松鼠點點頭，爸爸牽著她走出博物館，她看了眼手中的娃娃，形狀好像鯨魚。

爸爸開車，經過長長的隧道，隧道出口是遠遠的海，爸爸在公路邊停下，抱她跨過圍籬，去海邊玩沙，沙子很燙，爸爸的尾巴在沙灘拖出長而歪扭的痕跡，松鼠本來以為爸爸碰到海會很高興，但爸爸只用尾巴和鰭沾了沾海水，是溫的喔，爸爸說。

一隻蟬死在沙灘上，她蹲下來看，也許是山邊飛過來的，一路上都是急促的蟬鳴，為什麼這隻蟬孤獨地躺在這裡呢？她轉過頭看爸爸，爸爸用鰭抹去臉上的汗，「要不要把它埋起來呢？」

松鼠點頭。蟬很小，用兩捧沙子就把牠整個蓋住了。太陽越來越大，爸爸的汗水沿著臉上的皺褶往下流，滴到沙上，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。爸爸牽著她離開沙灘，走進海邊的小

鎮，鎮上什麼東西都小，小學和公墓都很擁擠的樣子，唯一大的是山，還有山腳下的蛋糕店。

媽媽總帶她去蛋糕，通常是在結束星期天例常的遊覽行程——天文館、兒童樂園、美術館或小提琴演奏會……母女倆都累得走不動了，媽媽才會牽著她推開街邊某家咖啡廳的木門，用漂亮的手攪著咖啡，問她學校怎麼樣了。那時，媽媽才會和她說話，媽媽在其他地方都非常安靜，只有在音樂會睡著時，會發出輕輕的鼾聲，過一陣子，她驚慌地醒來，捏捏松鼠的小手，松鼠會假裝自己沒有發覺這件事。她不知道星期天以外的媽媽都在做什麼，媽媽也不知道松鼠星期天才會穿著洋裝，站在樓下，等媽媽來牽她去任何地方。

爸爸用整個身體把玻璃門推開，冷氣撲到松鼠臉上，她眯起眼睛，大得驚人的蛋糕櫃，玻璃擦得發亮，每個蛋糕都好像發著光。背景音樂是小提琴曲，但人聲嘈雜，聽不清楚，靠近門口的位置坐滿了人，每個人都一副大老遠跑來的樣子，用紙巾擦著汗。爸爸給了松鼠一些錢，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，讓她去選蛋糕，松鼠把臉貼在玻璃上，仔細端詳每個蛋糕，她為自己選了一個草莓蛋糕，點了冰可可，幫爸爸點了不加糖的熱拿鐵，還有起司蛋糕。她踮腳攀上大理石櫃台，向忙著接電話的大姊姊點好品項，回到座位，爸爸把貼在地圖上的大鼻子移開，問她想不想去看大風車。蛋糕一會就送來了，爸爸眯起眼，嗅了嗅咖啡，很享受似地慢慢喝著，鬍鬚上沾了一大圈白色奶泡，爸爸打了個噴嚏，用紙巾抹了抹臉，卻把奶泡抹得到處都是。松鼠噗哧笑了出來，伸手幫爸爸擦拭，爸爸的臉軟軟熱熱，像沒有打氣的躲避球。

吃完蛋糕，爸爸問她明天想做什麼，她仰起頭，把杯底的冰塊倒進嘴裡，喀啦喀啦咬著。

她醒來時，已經是下午了，爸爸沒有叫她，吵醒她的是爐上燒滾的水壺，她關上瓦斯，隱約的鋼琴聲從樓上飄下來，家裡沒有人，電視和茶几靜悄悄地待在原位，沒有半張紙條，菸灰缸的菸還燃著一個紅點，她捻熄菸，飄出一絲煙霧，在煙霧中，她忽然發現電視旁的全家福不見了，她的圍裙也是。木門半掩著，外面鐵門關得嚴實，爸爸的鞋子還在，但變成怪物的爸爸是不穿鞋的……

柏油路被曬得發燙，蟬在樹上大聲鳴叫，小巷裡很安靜，松鼠決定往大一點的馬路走去，她不喜歡一個人在街上走，人很多，車子開得很快，可是要把爸爸找回來，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不見了……她用衣領擦擦眼角，眼睫毛沾在她臉上，但松鼠沒有看見，只顧著用手揉眼睛，遠方有模糊的喇叭聲和音樂，她決定往那方向走去。

人越來越多，彩色旗幟和標語逐漸淹沒了她，黃絲帶在風裡飄飛，好幾雙腳從她身邊經過，有些人停下來問她怎麼了，爸爸媽媽在哪裡，她搖搖頭，轉身跑開。她跑進人群中，遠處有舞台和很多音響，她看見舞台上的人拿著麥克風正聲嘶力竭地說什麼，但聲音斷斷續續：「核電廠……危險……我們應該……為了……下一代的將來……」

松鼠看見年紀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，身上綁著標語，跟大人喊口號，她想走到近前，和他們說，不，這件事不是這樣，但她那時沒有說出口，往後大約也不會再說了，第一次她推開了他們，並跑開，於是她的抽屜裡多出一些擤過鼻涕的衛生紙、柳丁皮，她的課本被紅筆亂塗，輻射會傳染，沒有人要跟她說話。

就連老師隔著辦公桌問她，最近其他人都怎麼了，松鼠還是一句話也不說。

第二次是打掃時間，從早上就找不到鉛筆盒，她只能看著課本發呆，掛著小兔子布偶的鑰匙也不見了，教室沒有，抽屜空空的，裡面的東西剛剛都丟掉了，她趴在窗口看隔壁校舍的屋頂，也沒有看到，倒是看到上星期不見的聯絡簿。

她走到外掃區，找到角落的竹掃把，慢慢掃起落葉，榕樹巨大的傘蓋遮蔽了整個中庭的陽光，只有三樓高的椰子樹和遠離榕樹的生態池可以照到陽光。如果一直找不到鑰匙要怎麼辦呢，爸爸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家，衣服也還沒有洗，體育課會沒有運動服.....她掃落台階上枯黃的樹葉，瞥見生態池裡有奇怪的反光。是粉紅色的小兔子。

她不知道為什麼黃色和輻射總連在一起，爸爸在書房門口貼了一張「輻射勿近」的貼紙，於是她也和爸爸要了一張，貼在書包上。老師放完影片以後，同學圍過來，要她撕掉。她抱著書包一直跑，到家門口都還氣喘吁吁的。

她發現時，人已經在水裡了，她睜開眼睛，看見生態池裡的水草緩緩在混濁的水裡擺動，小兔子勾著的鑰匙反射陽光，刺痛了她的眼睛，腳怎麼踩都好像會陷進軟軟的泥巴裡，她拍打水面，好不容易才吸到一點空氣，她攀住生態池邊緣的石頭，覺得中庭好大、好亮，旁邊一個人都沒有。

她站直身體，發現水只到胸口，松鼠爬出池子，把身上的水草扔回池裡。她走回家，沿途滴著水。松鼠打開門，發現爸爸已經在家了。

她似乎逆著人群流動方向行走，她停下來，四處張望，卻依然被人群推著，越走越靠近舞台，她摸摸頸上鑰匙，輕輕撥開人們的腳往前走，她仰起小臉，從人頭間的隙縫，看見台上的人正彈著奇怪的圓形吉他，唱她似懂非懂的語言。

音樂結束，演說重新開始，她看著台上說話的人，他們是其他人的爸爸和媽媽，她想跟他們說，不是的，不是這樣，爸爸喜歡的東西沒有不對，不對的是別的東西。

那不是核電廠，是鯰魚發電廠。她慢慢地琢磨起自己要上台說什麼，手心微微冒汗，大會廣播，公民短講時間，想要發言的人，請把握機會到舞台右邊登記。她推開人群，跑過整個舞台，她只是想說一些話。

隨著奔跑速度加快，她的鼻尖往前延伸，成為角質化的突起，尖而大，幾乎遮蔽了她的視野，她的額頭也跟著生出一隻小巧的角，她的每個步伐都越來越沉，直到她細長的小手小腳化為鈍重的四蹄，她改為四足著地，每一步都震得四周樹木為之動搖，樹葉隨她步伐搖落。皮膚越生越厚，變為鼠灰色鎧甲，著彩色衣裝的人們見她紛紛閃避，她高舉自己的角，彷彿能刺穿裝滿音樂的氣球。